皇明世說新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二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言語下

唐珣知福州未上任迎公者援故事請于藩臬公曰未成婦而見姑嫜可乎

總制王瓊採甘露以獻因言天旱民饑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爲災而恤下民請大賑䘏以上應天眷茂膺景福

劉忠宣語後進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但當戒利亦當戒名。

景泰時嘗爲銀豆賜內侍爲閧笑又爲金錢　上御經筵擲地令講官就地拾之稱爲恩典楊守陳在翰林賦銀豆詩末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黃瑜讀此嘆曰國阜用汰至此極矣

憲宗即位銳意平兩廣集廷臣議本兵王竑曰峽賊稱亂由守臣失策專事招撫長其桀驁譬諸驕子

愈憤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遂發兵討之

黃寺丞伯固當　武宗北狩人心危懼公服除莫居其行公題壁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殉國也

余肅敏嘗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御史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朱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

朱恭靖爲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恭靖爲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楊繼宗守嘉興有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乎公曰朝廷卽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公曰知府卽原告御史有慚色

廖恭敏爲給事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不律者公杭

直諭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耶曰此所以報公也

佳芳在內閣吏書許進以屢擬不准徑詣禮監言芳之賢太監黃中曰汝嘗請命乎曰未也中曰是宜一不從彼負師女有罰耳豈容不聞

黃仲昭歷選郎十五年嘗曰國朝用人猶農家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濟饑才備于平時乃可濟用

黃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僧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翁笑曰木在門中成閑字僧家正要閑也僧遂止

孝廟每召大臣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劉大夏對曰但得事事皆如今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李西涯論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人稱其引類親切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世廟怒御史馬録故入人罪欲坐奸黨律誅之楊一清曰録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 上從之

楊文襄總制全陝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

嘉靖間議沙汰生員御史楊宜謂督學奉行過刻少

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傭乞加意作養

張文忠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文忠獨固辭曰前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加少保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求貢錦衣經歷沈鍊力言不可相嵩及吏部夏邦謨憤悶左右曰若何小吏多談乃爾公應曰主辱臣辱此其時也大吏不言小吏懷忠悃者何忍緘默

嘉靖辛酉七月朔日食一分五杪宗伯袁煒言　皇
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
日位旺榮氛祲銷鑠與不食同
嘉靖壬戌冬至日甘露降于　顯陵禮部言　顯陵
二聖發祥之地冬至一陽來復之期斯地斯時
奇逢妙合宜令百官稱賀耶　聖孝感通之徵
世廟諭徐文貞曰君知人惟堯舜與我　太祖耳若
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皆曰堯用四凶後加放

殛　太祖用胡惟庸後以罪誅　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後因聽于貪縱而斥遣皆無損于明

文徵明名重一時周王以古鼎古鏡贄徵王以金寶饒贄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啟封文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不啟

王寅喜于房耆質乃字仲房人有薦其幾耆壽者寅曰非吾事也吾進儒入老進老入禪今無所進矣

陸宮保平泉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紙筆公

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㸃其可者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君并琴不

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平泉曰雖然此近于貧漢

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李中谿無子其友慰之曰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

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後傳則

古今有子者何限也

舊例京官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皆私用轎矣

王化按浙一舉人大帽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應聲曰即起于大人乘轎之年

某令僉監司欲斥之陳渠為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刼貧家豈得無罪

陸宗伯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巳趙錦皆在坐趙曰觀陸公此行使天下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曰陸公實有病豈是為家忘國之人

陸平泉為祭酒請告歸時唐荊川以中丞廢休歎曰

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君姑再需俟[illegible]三
人只得放回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姑何肯放回來
安其孀女唐順之遺以布被詩曰布被誠質陋然
厠于刺繡結繪綺綉之間如青蒲上鼓而與
朱絃玉磬金鐘大鏞合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
貴介公子既夷且都而有一山澤老叟逍遙曳杖
其間更足粧點風景不知其為賤且陋也
陸平泉同唐荆川讀[illegible]小[illegible]相[illegible]宋贈秘閣修

撰平泉曰一修撰何加于少陽嘉書宋太學生使人與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

李千麟將應召許左史殿卿愧之贐千麟謂徐子與曰昔貢禹貢因以起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裝其橐　以左史愧贐爲錢亦難矣

真人張彦頨府第災請賜更造爲謝黃臣言欒巴噀酒救成都火滅彦頨果有道術曾不能救其家之災將焉用之

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還吏書吳鵬沮之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

王槐野曰仕路如沙竇以材鑽之則竅通而明拙材則塞此君子貴知命

李攀龍曰不朽若文不朽者心

鄒南皐作仁文會與同志講學或曰會非古也南皐曰羣居終日宴遊徵逐古耶

李思弦曰古之知言易今之知言難古也蔽而誠今也明而詖古也陷而淫今也通而遁古也離而邪今也洞而邪古也窮而遁今也達而遁

有客讀鄧蕘夫詩曰征誅揖讓何等也以一盃一局觀之至恥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實至理非干戲論

有南彌天中歲多大水人謂天地意亟耳熊際華曰

不然此天虛懷而地善下

熊際華曰庚梅嶺懸車絕壁累騎攘攘如彈珠千仞神骨俱峭過此盡康夷耳入平處不先示人以易山殊有意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爲前身可以今夕爲來世亦可夢餘猶憶昔時事即謂知已往可且日能道夢中語即謂知方來亦可

熊際華謁比干墓云紂疑比干而剖出其心後世無

不知比干之心者乃知聖人正不必有心

中丞胡執禮議增江南役銀給諫林景暘奉使歸力言當減胡邀飲深夜林起增衣胡曰賦欲減衣欲增何耶林曰增所當增減所當減議得寢

先輿答中條公嘗曰人到墓誌銘完曰必非其人所作之善人到供招定曰必非其人所犯之罪

蔡中郎爲吳令病免曰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令誠苦我病解令病不樂我耶

西湖飛來峰石上多佛像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語
落處孫季子補之云豪處因江南過杭題曰飛來
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
也自孫季子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千載不
平痴案季子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
鄧文潔曰功名富貴是兩事不要輕看功名世少功
名之士多富貴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林冏卿景暘好賙貧乏每曰與其為無益以求冥福

不若為有益以濟生人

鄒南臯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笑語張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化為烏有矣第天下大事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之身為豎子役性乎且天下將覘政府喜怒也江陵意解鄒竟免死

吳因之曰遭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

文學

羅玉愛博古　高皇稱愛之呼爲蜀秀才

仁宗日記萬言詞翰兼精方專舉業在青宮時每得試錄輒指瑕疵手標識之以示宮臣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稱雄視四海會禮部劉博貫羣籍談論風發雷厲、飈際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鼎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騎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

太祖平江西王禕進頌　上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劉伯溫少遊燕偶入書肆見象緯占經讀之默記無

遺醫者欲以遺公公曰已在胸中無勞惠也

劉文成初見 太祖問能詩乎對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 上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甚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竝看二妃曾灑淚痕斑 上顰蹙曰秀才氣味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 上大悅

宋景濂亟稱方正學文曰歐陽少師稱長公姑置弗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壇不知孰先孰後也

宋濂同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公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讀書何爲耶

高皇覽琵琶記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王紳幼孤鞠于其兄經讀書慷慨有志操長從宋潛溪遊宋教爲文章輒能馳騁變化出人意表宋亟稱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

元幼主死　太祖命作文祭之多不稱旨乃擇示朝

門有能撰文者乎寔海虞嚴與方謀後湖選草一
通以進中有云爾夫天下、乃夷狄之所本無。我得
天下、乃中華之所固有。 上大喜
毘陵陳濟善記書其子閏曰外人云公善記書有之
乎曰然子曰擇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
朱子成書提一首句濟遂朗誦終篇不誤
成祖巡北有白鵲之瑞 仁宗監國例有表賀命贊
善某撰稿以示楊士奇楊曰甚寂寥且不着題因

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又云與
鳳同類蹌蹌于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碥碥在文王
之囿　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氣象
解縉稱王偁人品在蘇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于詩
則駸駸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避席而煬也
商輅奉命撰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
碑而楊謂凡言重建者謂既作之後再作也廟學
前元所建非國家事且廟與學二者不可缺一乃

改大明新建廟學之碑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叵測

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

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吳君思稱楊文敏之文譬之春日園林羣英競秀清

風澗谷幽蘭獨芳

曹鼐元乃中會試乙榜不受教職願得佐貳一職自

效改泰和典史公暇輒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其

尹誚之曰可作狀元爾曰不如是不已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王端毅語人曰吾見承務二十三中擧吾不欲其即仕且令靜讀羣書閱世務異他日得實用耳

浦瑾評祁文莊之文其謹嚴精純得諸宋其雄渾森嚴得諸唐其爾雅深厚得諸漢其近古得諸先秦

周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曰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貴黃閣之榮不與易也

吳伯通論張汀州寧曰先生今之陸贄也寒于時頗相類其文集與奏疏並傳無疑

尹直撰　紀太后哀冊中有擢濩家堯母之門增宋室其昌之慟二語　上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直所作　上曰朕固知也

尹直自南京入朝時　德王奏請其母妃之國詞甚哀切閣下不能難直曰臣能折之乃爲詞云爾母即吾母吾養即爾養爾以一國養不若朕以天下養也　德王遂服

劉定之嘗稱劉音菁者書尤用意于春秋中夜有得蹵置于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

莆田陳俊在戶部素號練達部屬請諸稿有陳公筆如披金

楊廉云某自二十六七始見薛敬軒讀書錄因初以
亦若公所著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
曹月川日事著述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
楊愼年二十四舉進士第一少師楊公設四事詢之
皆生平所未了愼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嘆曰
此眞吾子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禮部每日散衙後僚寀各歸私
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或以爲言

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

楊升菴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横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猶未穩渴字後一年升菴偶閱莊子遂改晛日愈光曰渴虹晛日古今奇句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公曰君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計耳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illegible]秀才其文

足傳世者盡往求之

呂文懿好著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一階殊不若得此可喜

王虛齋云王晉溪才識雖優亦原學力覩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

王守溪欲于進士之外依古制科之類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者亟收之或曰令士子一經尚不能精如餘經何公曰科目收天下士制科收天下非常之

士如此則無遺才

王元美論國朝習杜者凡數家孫宜得杜肉謝榛得杜貌王維楨得杜筋鄭善夫得杜骨惟李夢陽具體而微

逆瑾誅曉喻天下榜文楊李二閣下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此等文章須要筆兼律筆方得體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取梁儲作云法安能赦不忍

王元美云李獻吉才高氣雄風骨遒利天授既奇師

匠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以變宋元陋習學士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嘗言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世稱何大復文侵謨匹雅欲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

六朝顧璘曰大復詩雖俏俊終是崆峒多一臂力

楊文襄稱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

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

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目中無人及閱徐禎卿之大加

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雷尚書禮無書不讀鄭與端簡曉尤邃心國朝典章世

稱古和知古淡泉知今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顧華玉閱竟曰歷歷五行則先水火辯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以貫經緯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機不盡由教而成一家之言者

王元美嘗云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毘陵藻梲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氾瀾大要盡之矣

蔣山卿見祝允明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言曰文不在玆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

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李文正公以太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北地信陽諸公作矣王鳳洲云文正之于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而弗錄何大復深惜之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文徵明文名滿天下尤長于法書沈石田極愛敬嘗

為推策曰徵仲庚甲何異乃聰慧若此

胡宗憲燕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明臣作鐃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捋明臣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座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

王元美論七言律詩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王元美贈徐子與長歌十絕何錄寄李于鱗適處構在于鱗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海內獨步茂秦瑣瑣水靈十倍不及也

周思兼年十八爲諸生才氣橫溢下筆千言不休嘗爲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辦生此語

汪道昆架上牙籤不啻萬卷客睥睨久之公曰無苦其多聊備檢証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種譬之漢

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陸公耳

我朝文章議者謂自李何而古至于鱗伯玉而精至

元美而大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徐霖長于樂府　武皇南巡召見行在授以供奉官

兩幸其第賜其堂名宸幸每御前揮灑或作長歌

不加點綴辭意瑰麗人以李青蓮擬之

李于鱗閒操謝榛詩示同社曰有布衣若此眾大駭

曰若布衣耶大是行家中人因拉入社

張四知夢張平子語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寤而嘆曰嗟乎天將畀余窮愁著書耶乃所居環堵堅鐍其戶戒門者毋通賓客日坐一室著述自娛

魏順甫著楚史七十六卷時楚人何某亦爲楚史或言二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緇白不可合也毋巳寧廢吾史乎

吳維嶽曰元美見答三絕校閱委頓將披誦可作盆

氣散

張司馬時徹最喜屠長卿文曰他人敏則窳遲則苦或下筆千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為刻深敏而不窳遲而不苦吾得屠生矣

王夢澤稱郭桐岡詩雄才據勝異致通微應其構詞詞非補假斷形數彖象適生成

宗臣嘗曰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檮杌

莫如忠語客曰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摹寫鄉村景色眞千古絕唱某舊有一聯頗亦可意客請之曰午屋雞巳下趂花蜂未還

袁履善詩幸曰詞刻後進效之蘇人目爲松江派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擬袁履善體後時方成惟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其十一語云民脂盡土災在座無不人一王

竟中郎曰床頭有焚書一部愁可破頹癡自遣解悟

可醒眼甚得力

鄒智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掃樹葉莒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遂成大儒

王元美論盧次楩之文是一冨胡羣琚悉聚所乏閩朱公通融出入之妙耳

王世貞曰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猶麟鳳乎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熊令君曰文至六代衰穢甚矣韓昌黎談笑而反之

六經當年目爲平平而後乃稱奇絕以告鱷鱷馴而以語皇甫嵩則不懌蔽于鱷而頑於龍虵者人倚之

先君中條公寄書數十萬言王鳞洲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士不遇有書足傳幸矣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陳繼儒曰幽居之地修竹名香清福已備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佐以讀書

政事

洪武初楊卓爲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邂逅一婦欲亂之不從卽共殺婦婦家訴行省有司參政者惡捕二十人拷掠皆引服楊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細察詞色止罪二卒周曰員外何料事之審楊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如皆在卽不能亂況殺之乎

韓文爲酉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

倅糧戸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陳鎰巡撫陝西用法寬平民親愛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爲鎰舁轎不享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八爭舁之雖禁不息

章楓山臣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大司徒金子俊上言邊務宜用車戰謂運有足之城

策不飼之馬灼然可行

楊文敏朝回與客談疏廣傳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稱其賢公曰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顧取老氏之言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早年志不肯下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謝侍郎鐸稱黃仲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得

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不得退十五年始終一節

阿魯台遣使納款請并女直吐蕃聽約束廷臣多許之獨黃淮曰此虜奸謀使各為心則易制并之難圖矣　文皇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遂不許

劉纓按閩民有隨母出嫁者封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

孔鏞守高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

害盜感悟會酋長百輩從公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公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君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鬩于婦言爭財構訟者何判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泣謝

袁政令遂安未視篆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挽令衣覺而問諸父老答曰此邑生女不舉恐費資粧也即日下令嚴禁後邑中生女皆名袁留

天順間北虜出沒河套爲邊患秦紘受命往議方畧
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收新軍以實
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抑亦足爲長便
吳人徐某以貲爲太學生恃其兄某陰事揭之途兄
坐罪王廷爲守廉知其事曰兄不義而穢于家弟
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鉗對主伍叟某安得儼
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乃奪其太學生
高煦反楊榮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問夏原吉對

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坐如此
臨事可知冝捲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
奪人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
王驥征麓川直抵金沙江西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
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眞天威也驥遂勒石江
上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諸酋聽命遂班師
雍泰副晉臬有千戸言英誣收謀逆百餘人鎭巡將
坐賞以聞公曰人命至重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

殺百良矣

高岱云趙克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屯田以困先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深入以破藤峽地利夷情眞有同事而異形者

廖道南曰予爲編修時値楊邃菴柄國見其奬拔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日占指授悉合神筭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

以為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亟

為此也。獄遂決明日雨

英宗北狩　郕王監國時于少保定議不欲悬君遣

人謝之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主矣

馬諒任京省少恭民有惑于後妻欲置子于法者公

諭其父母曰昔夫子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

不明也爾子有囟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

之罪其父母感悟請釋之還為孝子

盛杲為縣令有盜數百夜刼庫杲潛登庭樹貴朱墨二缶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旦閉城門命邏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喬白巖為留守尚書時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白巖日領一老儒一醫士所至遊燕較弈賞鑑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為意者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楊子器歷三縣俱有惠政兒童婦女皆知公名從公

興政爲嘉話公嘗曰但官貧民耳民何貧乎官哉

劉忠宣進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敕使臨門攜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饑兒之歸乳母

王都督信奉命督漕郎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

黃紱巡撫延綏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公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耶令預支三月糧

沈希儀出兵多齋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

給賞不失頃刻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博官我以貲財積首級博官豈爲非計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憾我無憾矣

劉玉改南京僉都提督江洋聞宸濠反即傳檄遠近同與義舉有曰即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毋惑流言自貽顯戮

蔣瑤知揚州值武宗南巡出漁得巨魚戲言可直

五百金江彬請以畀守令令如數輸直班觸脫之
妻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
上笑而遣之

逆濠擣飛語將甘心胡世寧孫忠烈明其無辜壁以
輕罪餞寧與濠交通欲殺之以快濠楊一清偶過
寧手朝日寧藩外論殊藉藉奈何為之報復欲死
言者寧攫然曰此豈寧所得為乎公笑曰第保全
胡世寧令其生還則物議自消矣胡得末減

武宗駐蹕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江彬矯詔赦之張璁時爲繡衣曰天顔咫尺憲臣不親奉詔旨其孰敢信儀賓竟不免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傅文毅珪佯爲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並至尊大不敬當誅詔勿問
世宗謂邉卒不肯用命令取銀二萬犒之徐存齋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爲例賞不爲恩不賞適以

生德不若足其糧餉賞賜以待有功

淳安令海瑞抗直不阿上官時鄢懋卿以鹽法都御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裝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行蒲伏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斂威去之

徐文貞公柄國榜于座曰以威福還朝廷以政務還諸司以黜陟還公論

川東故有禹坊會撫公阿寵臣陸某意檄所司爲其遠祖宣公樹綽楔制視禹坊特敞張四知時僉蜀臬序之曰宣公雖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毋累宣公爲也。

施閭司理平樂郡產蓮酒上官恣取無度公曰雖漓江水爲酒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自是少索蓮酒

李攀龍出守順德或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容彬彬翰墨腕睨上官之

則俱不能晨興坐堂㪅擯屬吏考訂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南昌守祝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

醴泉有饑婦剥嵛食菩已捕之將磔之市徐聰爲訓導泣曰剥嵛救𩞄今磔之是以𩞄易𩞄也令釋之

華民有失水得救而佗其人熊神阿判云此眞風波

之民一日風波十二時人心無常天地反覆重門

襲室難遁無欹檣折楫之時

時有娼婦訟其女爲梟熊令君判去是鵠非鵠母可

告女爲在女之不可使男訛言交亂誰知烏之雌雄

令之是非大率類此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三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方正

東莞人王成構亂何眞禦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縶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謂烹已也眞乃縛奴于上烹之督奴妻炊火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

姑蘇王賓獨居陋巷郡守姚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高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

鄭克敬以廉受知　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俱從爲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勳戚歛手議

者謂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

周新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周新見同列有過面責至無所容人以爲太甚新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也苟阿諛何取友爲

景清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女告其父父追及清懇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粘戶妖絕矣

歐陽韶爲御史　高皇乘怒欲殺一人同列莫敢諫

公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　陛下不可　陛下不可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

周是修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後是修死難卒償其志

劉璟倜儻貌豐髯論說英偉　太祖愛之命書除姦摘伏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奏事忤旨璟嘗大廷擊其頂舉朝憚之

成祖欲廢太子楊榮諫不聽召張信問之信言太子
仁孝國之本不當廢　上曰如爾言我何以有天
下爾何以從我信曰欺心事只可一作耳
孔約教諸　皇孫　太宗賜一小荊杖出西番柔韌
可屈伸曰犯者以是撻之他日　皇孫有過約以
拳連擊其首是夕　皇孫熱作　上召約責之約
曰此　陛下命　上怒曰何不用吾杖約厲聲曰
昔漢明帝尊師重傳　陛下奈何以教子罪師

國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
按者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
不可使人笑羣屬凜然

檢討陳繼爲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婦不
孝繼即率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克妄譽不孝婦耶

永樂中有幼孫戲祖毋者論當死刑部主政李厚曰
童稚無知豈有惡逆施于親愛者坐之重辟枉矣
遂上疏諫不聽繼以泣 上怒謫厚安南厚怡然

虓道曰豈敢殺不辜以媚上耶

陳祚三上書三繫獄吳文定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　文皇命夏原吉拜之原吉曰王臣雖微序于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

陳完舉鄉薦任涇縣教諭有清節適縣官送白金修學完詢其所由來知爲贓罰曰吾聖人有靈决不欲以此物修其宮即返之

定西侯蔣義剛毅忠信互忿不決者率曰蔣公正人也徃質之比至義出一言折之兩悅服無後言

王振問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首薦薛瑄振即擢爲大理寺丞比至任士奇勸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謝

楊瑛弘治初爲給事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頰璫泣訴于 上 上云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薛瑄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識一面瑄

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遇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辟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

禮侍章敞使安南黎利賂以金珠異物堅却不受利死朝廷以其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公往諭關吏曰此天使卽前却金者再來矣

林俊論劾僧繼曉內侍梁芳疏成赴通政司投之語納言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竟笑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之

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疏竟入

黄福持正不阿宣德初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祭酒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年王直為冢宰欲以司寇轉陞從容示意陳曰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論道學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

雍泰居鄉族黨有犯法者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

無為犯其屈法

景泰間內侍善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持賄拜賀者科道論劾章既成林聰對衆復增二語曰復起羣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

正統時內侍王振跋扈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直曰太監職四品我尚書二品岸然據尊席振無如之何

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苑無弗往弔翰林獨不往

侍講徐瓊言于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陳音
怒曰堂堂翰林相率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
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言者大沮
章文懿立朝凜不可奪自號戇夫或勸之少貶公曰
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
陳敬宗爲南祭酒奏績之京時貴有柄國者欲收之
門下托公同年周忱達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
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竟不往

原缺

侍公致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閔恭毅公按江西屬吏有過為卑諂者公曰吾自尊大
吾不敢也悅吾不以道吾不顧也
魏文靖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甚所取士也請曰先
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文靖
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為已事耶竟致仕去
王璡為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
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王忠肅爲冢宰仲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本有階設復悞中則妨一寒士矣裂卷火之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稷所爲多不法嘗與鄉人爭墓地交訴于朝法司不敢決請于士奇士奇心庇其子曰往問鄉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冢耳

閔司寇珪讞獄不稱旨 孝皇怒甚諭劉大夏曰爾

笏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冡宰對曰嘗聞五帝三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

王翺典選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新夫人言之後選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翺曰身爲冡宰不能庇一外孫耶翺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科爲

〃長令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羨一給事乎

羅文莊公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

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不負生平訓汝謂何乃有
是言竟不許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
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
令范理不為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或勸理宜致
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卒不往
蔡文僖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縣布寄淳不受責

之曰古之爲人裁衣值奚今之爲公織布添花等

不用妖服也

王忠肅奉　詔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君子

盡悉拆去之曰非　詔旨也

劉大夏忤逆瑾下獄有教公行賄者公曰如此而死

止累一身秪儧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弘治初馬文升掌內臺奉　上耕籍田敎坊司以雜

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

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

何喬新致政楊宣慰致金銀為壽并獻名梓可為棺者皆不納或誚其好名何曰戒之在得正今日也

儲瓘在吏部賢惡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

姚文灝自謂平生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托不行賄賂不通而已

逆瑾專權京官見之皆跪諸翰林約謁瑾止長揖已

而入見前有跪者　何瑭奮髯曰先詔不臨何以入金

也瑾問言者誰　瑭云河南何瑭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亭送之曰楊伯非清官吾甯

猶有金可括公治郡始終無一足致疵以此盈者

呂巫罷家居有客為檯具持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

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答觀而退

江彬導駕至揚州傳　旨欲選繡女蔣瑤為守曰揚

州止繡女三人江問何在蔣曰民間並無若有親

矣三人朝廷必欲選可以備數江西墨

何廷秀使淮西巢令聞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廷秀郤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欲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

楊居深云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爲時望歸者兵部尚書河州王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公不二三人河州謂竑曹南謂秉三原謂恕也

林聰被劾欲以擅選法論死尚書胡濙獨曰誠聰

至死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朝廷遣使來問薛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心悸不安耳即命釋聰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獨薛文清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倪岳爲冢宰極有風力嘗買一錦衣官之宅堅不受價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張都堂獲支足矣時在淮上者張敷華也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

陸瑜爲司寇適衛卒誣指揮李斌弟健謀反錦衣門
達煅煉成獄三法司莫敢異論公獨明其寃達怒
語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　祖宗之法耳吾何敢
舍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
吳廷舉宰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曰順德大璫某者
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吳曰今非有舊例
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
江右撫臺居者多病孫燧至落臬請改建孫曰有正

人無知挽止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得一古鏡有
刻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爲公死忠先兆
景泰間編修薩奇報易儲宜勸進祭酒劉鉉曰國子
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繼宗治郡名往吊
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言
雍泰起副都御史時劉瑾當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

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何大復師御史某客死京師樊傳廖鵬者賻之棺謂可結縉紳懽大復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汙地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却其棺

景暘在經筵每進講必先夕齋沐曰咫尺尊嚴不敢不敬也

武宗將南幸人情危懼舒國裳約同志上疏乞留冢宰陸完出危言沮之公舉酒酧之曰匹夫不可奪

志吾輩乃爲大臣所奪乎疏竟上
寧藩謀不軌召都御史孫燧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奏
我七疏孫曰朝廷何負于汝汝反耶
逆濠煽害朝野以目聞屠僴肅僑按江右謂所親曰
柰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
屠廉埈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三子者屠曰國家百
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苟徇私請安
用試爲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酖進者辭不受覆地

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

陸粲夜草疏力陳張桂二相之横方屬草鬼嘯于庭

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呈上之

馮御史恩以彗星見論劾輔臣謂張孚敬根本之彗

汪鋐腹心之彗方獻夫門庭之彗　上怒逮下詔

獄適汪鋐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令校卒持

公轉脉面之公即起立不跪辯甚强項觀者嘖嘖

嘆曰是御史鐵脉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

史其子行可年十四刻苦礪志上頗得職

陞文華公督學山西時晉王愛樂工某子學讀書前任督學考送入學公到任黜之晉王言之再四公云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

陞經筵講官一日講罷面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竄者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講官各陳所見則聖德日新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

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李應禎以中舍供奉　上命繕寫佛經李奏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者

文毅明爲翰林時上相楊公以召入文見獨後楊公曰生不知而父與我友耶何後見我文毅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以一字及者不敢忘也欽不知相公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謝

黄翁廳事前有五神廟欲毀之未幾病瘧危甚戚倍

黃輕言毀廟黃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必毀神能死我廟存矣數日瘧止黃曰不可失信于神遂毀之

王蘇被誣罰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助其令子僉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膏安可以勞苦及之或俾隸卒曰非其罪也自覓其役

馬逵令昌邑廉不稱饑淡如也其妻秉間言居官而貧若是逵怒曰爾欲使我爲善耶使我爲非耶

應禎守常州遵憲綱不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

聞淵轉南司寇時張孚敬爲相囑曰僕在南刑曹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爲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償屢以請公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所在安敢以相公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孚不許

世廟宮中降紫姑仙熊浹爲冢宰直斥其非上震怒命中官鎖解歸原里爲民時丁南溪守河間見熊杻鎖遂放之且對中官云歸報第說丁某去

其柤鎖　上聞竟不怒

嘉靖間分宜柄國即自擢還者必謁其子蕃聲亶而後得志李淑從杭州還京第以兩吳縑徑日小别于徒手者耳

寇徐水守寧波一巨室能訛是非成敗人寇曰吾作守爲國惜民爲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在天則何能知

錢海石薇性耿介或勸之少貶以求進公曰不屈次

山之股不折彭澤之腰吾巖穴焉足矣
呂柟被斥陸完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余不知何日
得行呂曰汝眞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費宏官侍郎其兄奉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
之曰費秀才以羊易牛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爲馬
陸平泉爲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閏大臨曰朝
廷不難以伯爵酬公何況廟祀平泉曰伯爵者一
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

雅量

解大紳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曰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夏𡊮明爲中丞請告　高皇怒黥其面後歸吳貧甚頭戴小帽巳敝用雜布補綴教授李綺頗易之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公因述前事且曰先時國法如秋荼仕者幾人得保首領余固不食

之頑藁也此破帽豈易戴哉綺驚拜請罪

姚少師歸吳每曳屨獨步偶遇一丞唱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為理有識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此輩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笞之吾昨乃相戲耳更不罪丞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視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

雜坐其傍旣而問僧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
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爲意
夏忠靖公德量寬宏嘗有從隸汙所服織金賜衣懼
逃者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
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一進士戲乘夏原吉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
金鼎未遇時里人有窘辱公者公爲尚書其人補吏
來京師公薦用之或曰彼不于公有憾乎公曰顧

其才可用柰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王忠肅召爲冢宰弗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閘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部即調爲考功

顧佐執法下吏不堪乃誣奏佐受皂隸賂因放歸耕楊士奇力辨　上即以訴吏付佐自治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之但改行爲善竟不問

或問夏忠靖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然

羅洪先作狀元時外舅曾太僕趣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黄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宣宗命夏原吉遊西苑隷人問口龍衣而鬚者非至尊耶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上曰朴哉斯隷賜之鈔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士權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誥券纘禹神功語出武功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逆謀之理耶武功得釋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後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

冢宰王翺端方強毅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

許文清爲廷尉欲出一寃婦王振嫉言官劾公故出

入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辨冤蘇枉死何愧焉臨刑祠邑自昔會振一老僕哭于廚下振問何以俄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為之動赦歸田里

秋九疇爲太宰深知儲瓘之賢調爲考功郎中嘗數一官得實九疇忽又改評瓘不從且云公所執何異王介甫兩侍郎方竝坐省中九疇大慙良久曰我爲宰知巳然非我莫能容也

屠滽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illegible]沿途騷動人以聞

于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唯而受之曰汝為我兒亦不辱但難為君翁耳汝有明禁自今慎無為此

李秉巡撫宣府巡按張鵬待之倨已而鵬與楊瑄言事謫戍兩廣林錦衣監行二人同梏行坐有妨府秉開府江南二人道其地瑄咎鵬曰君往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覩我乎語未畢秉至見二人哭不能起命左右覺之二人曰此門錦衣親對邏着在後何敢累公秉曰朝廷有責吾自當之遂懇林

得釋尋解其帶貽之二人晏然得至成都

陳白沙素不喜與物競鄰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土地吾當為若讓其人慙而去

葉與中為妻求于肅愍作墓表不數日為德勝門軍躪死葉劾于公詔原之是日二公謂郎中王偉曰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見此事若稍遲則偉笑即命紙一揮而成

主事曹恂怨冢宰王翺遇于朝捽翺歐之翺立不動觀者謂恂必獲重譴翺具言恂實喪心奉 旨罷其官令有司防其出入而已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王振揑 旨逮獄錦衣官校至公方坐東堂閱諸生試卷從容免冠就繫神色自若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勝前某人不及前次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牓語畢乃行

聶大年嘗有言譏王抑菴家宰不以大年薦不起以詩投抑菴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江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其墓耳大年卒抑菴爲志其墓

蔣[illegible]靖瑤性寬厚守楊時出市有婦瀉水樓窗誤濺公衣左右縛其夫至公既去之或訝公大甚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京師北狩虜犯京師衆議以銅大將軍銃可以退虜于謙乃掘土坑藏身[illegible]長繩線垂自點火虜死砲

下者萬計或曰宋李綱不如也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敢言功乎

陳鎰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中矣

始太宰濬新衣白綾甚澤吏捧硯誤傾墨汁涴息請罪公曰吾方惡其白而欲污之適與意會

尚書魏驥致政歸布衣老屨與野叟雜處會大旱浙

省三司禱雨公渡江從之雩素竹兆行道中二司
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旁取道也掖而出之二司
見公皇恐謝罪行禮畢倉皇訪公公已渡江矣
章懋為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遇巡檢笞之已
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不識也
王英以都憲歸偶入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
隣翁飯或恠之曰隣翁貧倍具不若令易也
衛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僉誇燗然公內子荊

布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美富貴可兼得耶

王司徒承裕幼時暑月如厠必置扇外舍牖間諸姊欲試之使婢藏去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終無慍色諸姊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

李西涯延徐文靖溥徐尚書瓊飲左右誤進酸酒文靖連飲一二巵次至瓊瓊曰眞秀才酒也西涯語文

諸何不早言公笑曰冀尚書欲啜三斗況一二[illegible]
魏驥奉命往留都考察所積俸貲寄一刑曹郎郎之
壻爲僞銀封識盡盜其眞者公知而不言後郎悉
其事盡數償公公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之事
加人不蹉手予銀且在故無僞者迄不受
蔣恭靖爲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罵詈公若不
聞即命放舟次日復駡一主政遂遭箠楚僧訐奏
被逮詢之乃　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

一僧妄侮吾輩于中必有所恃乎京兆敢哉

御史林誠劾奏大學士商輅　憲廟欲譴誠輅奏曰

臣常戀　陛下優容言官如羅倫章懋皆復收用今

誠以論臣斥之如公論何誠得復職

張莊懿公鎣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觸落

其紗帽左右失色且目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

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遜道也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怒

公怒責請啟門外索公帑許庖人乃前柵條爲簽
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咲長歎赦
御史李鐸詆斥梁文康後大理寺丞缺銓司曰按格
宜鐸惟鐸詆公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
擢擢鐸
魏文靖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肩舁公岸引避而
行御史惟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
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

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致仕居鄉王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李出入閭巷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王曰朝廷大臣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李曰在朝在野固自不同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挈舟送之維揚一士人素滑稽同汎數十里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辱故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之

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也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楊石齋在閣久湯無建白　武皇南巡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後容計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辨惟曰余只致仕去巳矣不論衛兵事由也久之始

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瞿景淳佐吏部時有張司務者迂數迕公多吏譴及考察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爲請曰是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黜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蔡子木在京師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合

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宴備賓

主禮、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

徐文貞致政家居、爲怨家訐告、張全山年八十餘、往

候之、曰今日贈老先生一字、曰忍、文貞曰何字、曰忍字

文貞曰、我亦贈公一字、曰何字、曰忘字

吳長史稷歸隱、有司莫識其面、里數戲更役、誤以公

名報、令不知賢也、捕公、公無怒、詰其下、曰不能爲官

豈堪爲役、令聞大愧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配紡績洗助之猶不給也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熊令君出鄭州境肩輿覲絕顛仆輿夫驚泣因念裴晉公倉皇失印雍容乃復故處遂覺意氣盡平整輿而前數十步道傍有石題曰唐晉公裴公度墓事偶如此

滑士濮胥怨頑民困思書曰無忿疾于頑遽覺氣消

識鑒

洪武初京城既完　上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對曰人實不能踰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子隱語也基已知　成祖必有天下矣

高皇困守江東諸郡謀取浙東聞學正朱升名召問時務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湯和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决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爲

况鍾爲禮部都吏時尚書呂震兼攝工部會神木廠失火有旨令部官回話呂草疏示鍾鍾曰若依此奏恐不免罪請于燒毀木植中增擦退二字震大然之疏入有旨報罷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中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納韡中比出宮門佯醉脫韡露金閽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深嚴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

宮闈晉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遼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

中山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　主上將裂地而

封之抑遂其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文皇謀起兵簷瓦忽墮碎不懌道衍曰此祥也天

欲　殿下易黃屋耳

靖難兵將起姚廣孝擇日至期疾風暴雨　上曰出

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廣孝對曰　陛下乃龍也

正要風雨大方得勢
靖難師起道衍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日前固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
宣宗喜微行楊士奇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難徧豈無冤夫怨卒窺伺竊發後錦衣衛獲二盜伏林莽候車駕謀作亂者　上聞之曰士奇真愛我
張莊簡悅督學兩浙始以糊名校士羣苦之可我且自疑人誰信我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頼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
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個
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即薦陳循高穀苗
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内中
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
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嘆服
張都督逈素善石亨亨迎駕南宫時公適在京使人
索賂將爲公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效勞敢欺

君乎且貧無以爲獻也後尋敗冐功陞官者皆側譎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

仁宗親信夏原吉諸司所進章疏命擬　旨公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　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

項忠討滿四有星孛于台斗占者以爲不祥忠曰賊虐害生靈罪惡滔天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

兵法曰禁祥去疑攻之益急未幾果殲滅

劉大夏居職方賢聲甚著銓部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嘗憤府縣政事不平今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乃陞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天順初朝廷頗好寶玩中貴奏宣德間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寶無算　上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

劉忠宣爲職方匿其籍事亦寢後尚書詰都吏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忠宣從傍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所費錢糧鉅萬軍民死者亦萬計舊案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耶尚書悚然

都憲徐有貞治張秋河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河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

王忠肅在遼時有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

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本死

以罪女死于父妻死于夫非殺也

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千戶楊英奉使河

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乃上疏宜漸圖散遣不報從

劉千斤等作亂副使鄧本端追訟其先見謂一言

可當十萬師比于茂陵徐福

弘治間京師西宣門有熊入城兵書馬文升乞嚴武

備郎中何孟春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

已而果然蓋熊字能火故也

于肅愍甥欲公援入中書科公不許第曰試日但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閣下雖不滿其字竟不敢言其不佳遂置上等

豐慶陞河南方伯一縣令簠簋不飭懼甚乃以白金爲燭飾之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爲縣令曰洪燭不燃盡言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

周公瑛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擿其置童子懷中戒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咎汝矣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凝然不動

給事中徐昂論救韓文忤太監劉瑾落職歸或問瑾等後來知何昂曰予觀瑾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三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昂言

黃綬改左都御史嚴飭御史量能委之火差簿于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

弘治庚戌徐文靖溥典會試夢人餽一大錢又夢餽牡丹三本以語王守溪答曰錢福有聲場屋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不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黄花為錢惟演故事乎斯人高科必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廷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姚文敏夔知貢舉見主司偽遺名士必力薦之或曰此非外簾所預公曰為國得賢詎分內外

杭州重建戒壇須萬金兩司召富民勸募州民許沙輝願一力當之處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沙輝曰民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爲他人取何如奉承勝事旣而如數詣獻有司

梅溪一富翁貪吝之極陳良謨語客曰此人財積不散又無一善狀當有奇禍歲餘陳又曰此人禍且至矣客曰何也陳曰曩惟貪吝可鄙近則漸驕橫矣非速禍哉未幾死于盜

武宗初年瑾等用事舉朝欲誅之期在必克獨許襄毅曰此輩得踈斥足矣不然恐有甘露之變將不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

宸濠謀逆外議藉藉皆云王陽明在數其去留不可必王晉溪在本兵以爲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將出師其婿侯于喜人告晉溪曰外間人言君此大人堅持此議恐滅族之禍不遠晉溪曰陽明謀略足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不旬月果報捷

武宗巡西之際楊石齋定計誅江彬恐彬所領邊卒數千倉猝爲變謀之王晉溪王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邊卒盡出彬遂成擒

麗景淳介使鄭蕃世子謬爲恭敬餽遺用幣置公一切諫弗納其使恭順僕以公故[illegible]弗納 上已容使諷之僕語公諷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不知也第吾所持僕當如是耳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盧也又民

之秉男好是懿德　上問輔臣蒲盧是何物更是何義徐階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盧是長生之物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客上谷挾匕首以千金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於二十金以進公陽怒曰賊汝百金　一十也不之良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踰刻殲巨盜于樽俎間遠近靡不頷首

薛頭陀欲授顧左山長生訣左山曰人之正氣自可長留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

熊令君過孔子問津處行人喜有橋令君曰橋正不須有纔橋正好認迷津今成捷徑矣

熊陽羣云夫子之思深簡則曰斐然成章然則世事新而多奇不幾于斐章乎

吳臯之西多水築隄有夫甎[illegible]力者折夫神阿云

惡人之事甚於振己之溺于鄉誠不知務乃丘陵

而借力于川澤不敢謂有怵惕惻隱之心

熊神阿云西門豹治鄴鄴民苦于河伯娶婦夫可折

是河伯且以賄遷而歲失歲折無已時乎鄉誠若

河伯之黷貨也

江陵不奔喪徐杰將上疏詞懇而氣平其兄猶慮賈

禍竊日疏中字有[illegible]徐出疏草兄引燭焚之次日

鄒元標疏上詞大激拜杖幾斃王荊石時在翰院

嘆曰使徐直指疏上當不令主上怒至此

三卷終